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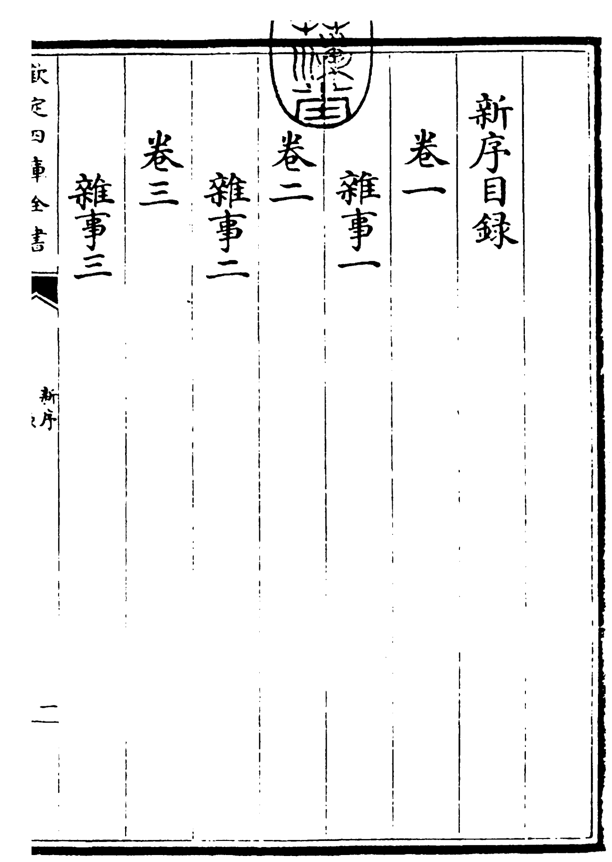
子部

新序卷一至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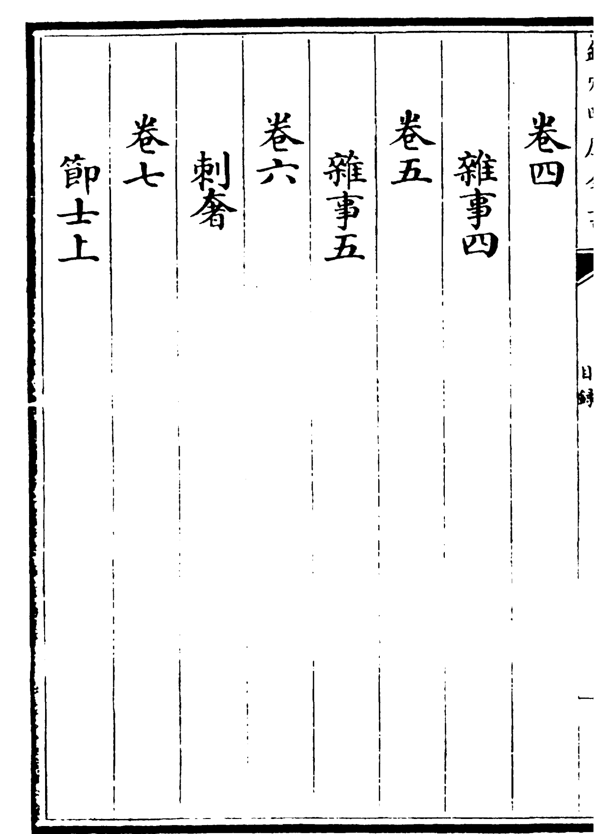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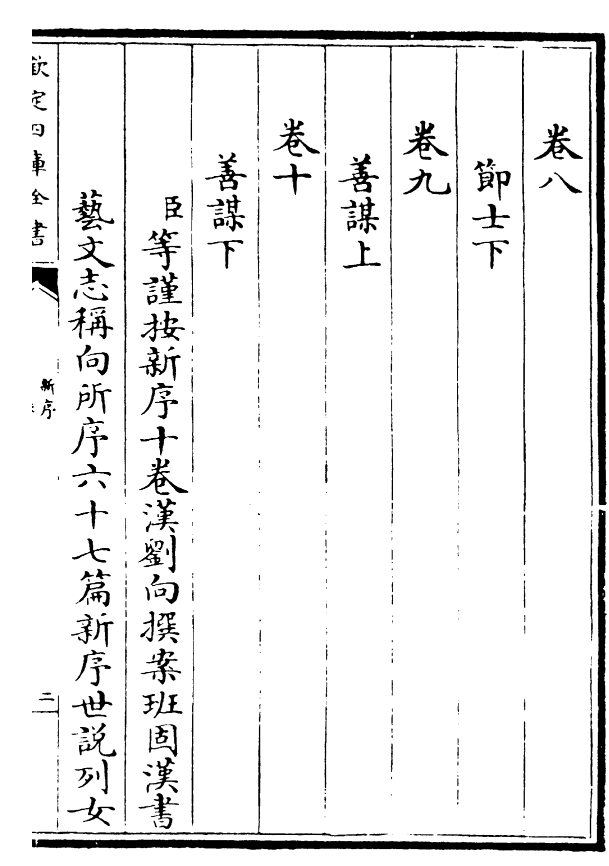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臣王杰詳校



新序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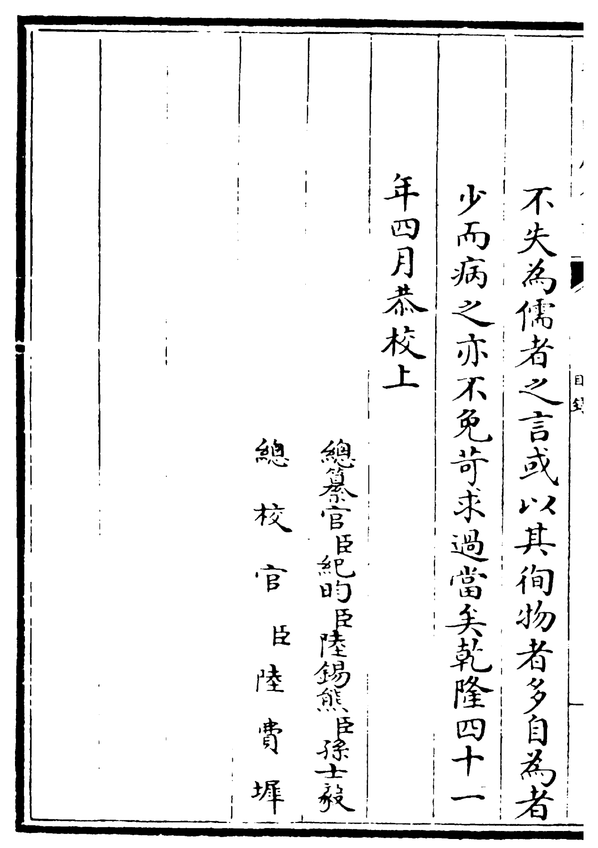




臣等謹按新序十卷漢劉向撰案班固漢書藝文志稱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世説列女

傳頌圖也隋書經籍志新序三十卷録一卷唐書藝文志亦同曾鞏校書序則云今可見者十篇鞏與歐陽修同時而所言卷帙懸殊若是蓋修志皆述開元著録之目故據唐時全本為言逮鞏校書時而僅存十篇則宋初所亡佚晁公武謂曾子固綴輯散逸新序始終全者非也此本雜事五卷刺奢一卷節士二卷善謀二卷即曾鞏校定之舊崇文總目

云所載皆戰國秦漢間事以今考之春秋時事尤多漢事不過數條蓋採百家傳記之言撮其可為法戒者以類相從故頗與春秋内外傳戰國策太史公書互相出入高似孫子畧謂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採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為漢規監者盡在此書其言雖尊崇已甚要其推明古訓以衷之於道德仁義在諸子中猶



不失為儒者之言或以其徇物者多自為者少而病之亦不免苛求過當矣乾隆四十一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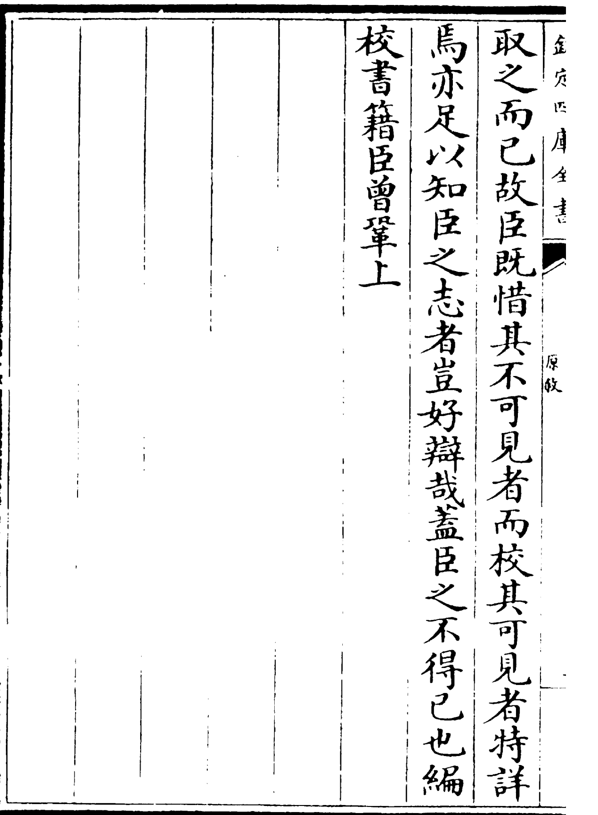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盖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逺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歴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

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葢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學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為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絶殘脫之餘世無復明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

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為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絶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為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



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新序卷一

漢 劉向 撰

雜事第一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為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

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

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旣為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

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

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

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讎内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名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

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没身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

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

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為公曰善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

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鬬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

不通勇者不為鬬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羣臣飲以虎會為上客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

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黄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黄黄起而出次至任座

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黄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黄入拜為上卿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

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

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内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

師旅整兵戎以當彊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馬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

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絶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

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劒産于越珠産江漢玉産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

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髙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髙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黙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寛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

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于九千里絶浮雲負蒼天翺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鷃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奇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寃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髙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猒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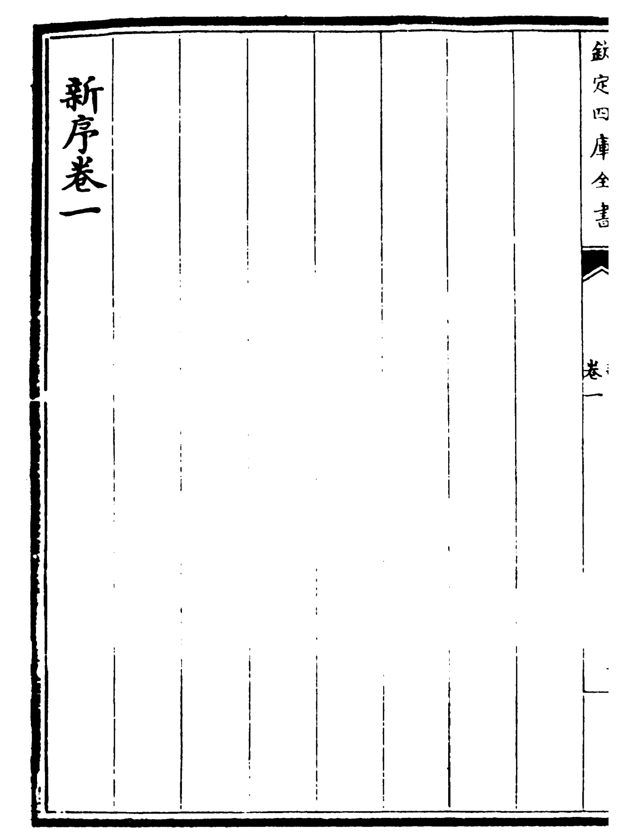
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其猶鞟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

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羣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説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為先王謀則忠

自為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新序卷一

新序卷二

漢　劉向　撰

雜事第二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閎夭成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

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吴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彊齊之讐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刼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矣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

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録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衆口譖愬不行斯為明也

魏龎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

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龎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逺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龎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為左丞相樗里子為右丞相樗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

令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許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

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

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罷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讒乎

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荅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為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

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一本作下民多飢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内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一有廚字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

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悦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昔者騶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騶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悦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騶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

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釭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氂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

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裋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幙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

懃遁逃不復敢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

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虵吏夢天帝殺虵曰何故當聖君道爲而罪當死發夢視虵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

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

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荅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荅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

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内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

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

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

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

僭歟妄為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敢為楚妖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觀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為遲見兔而呼狗未為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絶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

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醎爵猶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鰋鯉仰奮陵衡修其六翮而陵清風飄摇高翔一舉千里自

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弓弩修其防翳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麕麞鹿彈鵕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囿溢滿無涯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者也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

壽陵君淫衍侈靡康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為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黽厄而投之乎黽塞之外一有而字襄王大懼形體掉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

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逌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逌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逌

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楚莊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羣臣曰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

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沖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前爲豪天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内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

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治士無所行矣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為客通事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者贊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否臣不敢以死戲靖郭君曰嘻寡人毋得已試復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不能牽碭而失水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齊奚以薛為君

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悅罷民弗城薛也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為人也臼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强顔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

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名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

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强楚之讐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强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横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

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新序卷二

新序卷三

漢 劉向 撰

雜事第三

齊宣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大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大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

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聞古之道凡戰用兵之

術在於一民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勝故善用兵者務在於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落單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

德者也若以桀詐桀猶有幸焉若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繞沸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沒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鋌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鋭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上下一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

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之親我驩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顧其上如灼黥如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而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率者末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昔者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

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荅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筴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

為大王籌筴之臣失之矣吳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騖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彊秦之筴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可以已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王昭

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朞年千

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

樂毅為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

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為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刼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刼既為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刼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齊閔王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為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慙自悔易

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傚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

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令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內

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
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
本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
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況傷人以
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
季為理於魯三絀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曰苟
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
以三絀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寡

人之罪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天下謗曰仁不輕絶知不簡功簡功棄大者仇也輕絶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之樂毅使人獻書燕王（一有報字）曰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以傷

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自

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之遺事閑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

以身免珠玉貨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快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醜夷萬乘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

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為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鴟夷沉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隳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可出也臣聞君子絶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交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

齊人鄒陽客游於梁人或讒之於孝王孝王怒繫而將欲殺之鄒陽客游見讒自寃乃從獄中上書其辭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爾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

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變也願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之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而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

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之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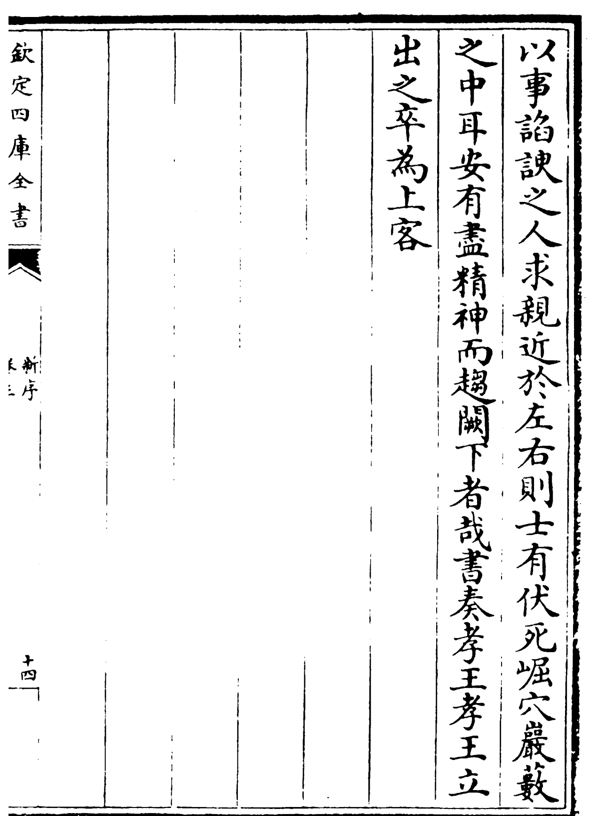
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
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
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藉宦於朝假譽
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於膠漆昆
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
聽季孫之説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
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
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國豈拘

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共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仇讐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如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强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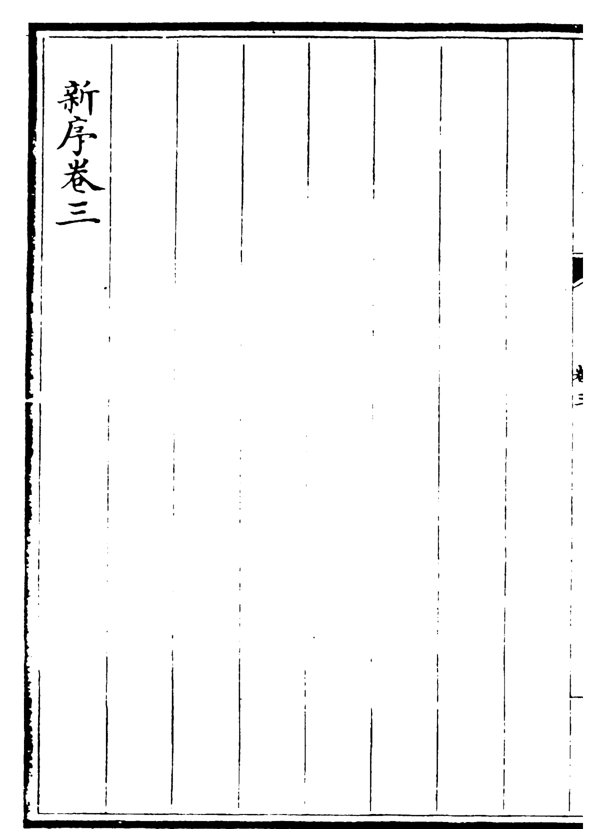
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吳霸中國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世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通無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沉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至前也蟠木根柢

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以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游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素無根柢之容而欲竭精神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牽乎卑亂之言不惑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恬之言以

信荆軻之說故匕首竊發周文王校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弑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留於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令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



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崛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新序卷三

謹案卷一第二頁前一行不豫賈刋本豫訛過據

上文改

卷三第七頁前三行揚寡人之毀據國策毀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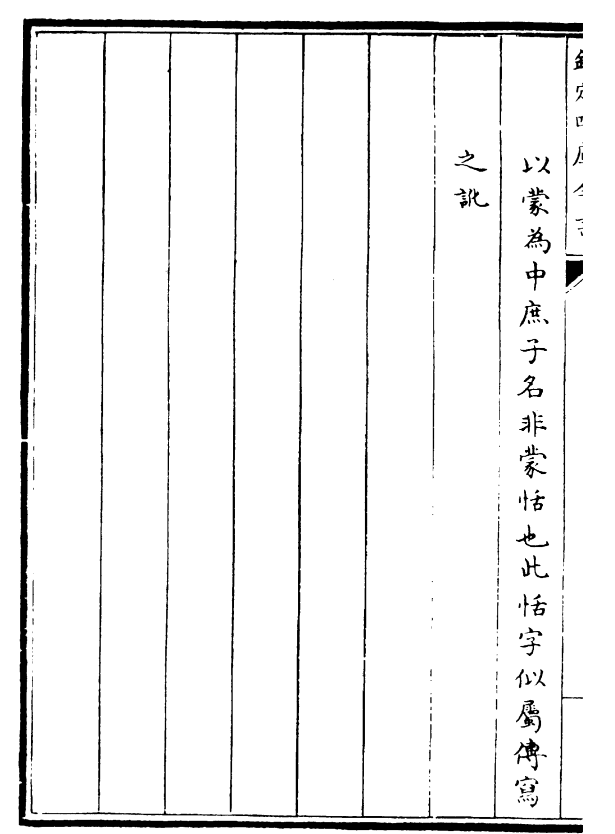
辱

第七頁後二行簡功棄大者仇也據國策當作簡

棄大功

第十頁前六行畢議願知刋本議訛義據漢書改

第十三頁前八行中庶子蒙恬檢漢書顔師古注



以蒙為中庶子名非蒙恬也此恬字似屬傳寫

之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陸聲修